

臺灣山水散記

上冊

李希聖著



李希聖著

臺灣山水散記

上册

(北部)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S 8806 / 23 (中1-10/54-上)

台灣山水散記 上册

B G000380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臺灣山水散記

(北部)

上册

基本定價四元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李

希 聖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吳瑞華 黃鳳娟

四七六五一

「……這樣懂得山、喜愛山、接近山而又能把
山寫得生動和寓涵人生哲理的人，實在不可多得……」

黃肇珩

（前自由談雜誌主編）

自序

中國人多生性淡泊，雅好田園山水；數千年傳統文化遺留下來的寶貴資產之一，就是數不盡的山水文章，其中尤以李、杜、王（維）、陶（淵明）最爲人所傳誦——「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至情至景，永遠令人盪氣迴腸、感念千古。

生長在抗戰期中的中國人，更歷經顛沛流離，落日墟烟，所以最多家國之痛、身世之痛；寶島棲遲近四十年，由篳路藍縷以至「經濟起飛」，溫飽之餘，又目睹社會靡亂日亟，環境破壞日甚，生活日趨奢逸，國家境遇反日趨偏促，此有有心人所以又心焚如火而又日感無力也。

就是在這兩股激流潛盪之下，二十年來幾乎走遍了臺灣的山、臺灣的水，觸懷感念之餘，寫下了近兩百萬文字，拍得照片數千幀，已先後散載於各大小報刊雜誌；山水丘壑，交相融滙，人情國事，亦自見其中。

臺灣市場狹小，讀書風氣不盛，除噓氣成風的少數名家之外，出版甚難維持成本；茲承商務印書館青眼，特先集內容相近、全部名勝地區的山水作品約五十萬字，是爲「臺灣山水散記」上下集兩書。另正與「讀者文摘」洽商印行者爲「臺灣名山風景全集」（彩色畫冊）；正計畫者爲「臺灣名山之旅」（報導文學）、「臺灣新百岳全集」（圖說記載）及「悲泣的森林」（林務評析）；此不但爲個人對社會環境的千

般關懷、對山誼友情的濡沫執着，也爲這一代人對臺灣山水探尋知性與感性的真實記載，更爲名山勝景珍貴罕見的全盤呈現。

「誰能胸貯三萬頃

我欲身遊七十峰」

書成之日，我不但希望讀友們給我批評指正，更希望我們能有幸一道去登臨去欣賞——由五月嘉南到百岳名山；關心她的現在，更促成她有一個永遠美麗的將來。

臺灣山水散記 上冊(北部)

目次

扉頁：敬獻給「與我同行」的好伙伴	一
黃序	一
自序	一
廬花蕭蕭水悠悠	一
淡江的嘆息	一三
由竹子湖到烘爐山	三五
七星一絕，面天三景	五一
皇帝殿、白鷺石	六五
鸞鶴潭記行	八三

鼻頭角的絳岩雪浪·····	九一
清幽的麗山溪谷·····	九七
深谷峻嶺記北橫·····	一〇一
李棟前後·····	一一三
巴陵上下·····	一二七
重攀大桶山記·····	一五三
橫越加九嶺·····	一五九
拔刀爾散記·····	一六三
四重瀑紀要·····	一六七
夜宿三貂瀑布·····	一七一
獨登竹東五指峯·····	一七九
飛纜直上九重山·····	一八五
雪山「探險隊」記行·····	二一一
臺灣第一奇峯——大霸上下·····	二二五
大雪山初旅·····	二五九
冰天雪地的南湖中央尖·····	二八九
碧綠山下·····	三二三

小橋・流水，翠屏山·····	三二五
那一條亮麗的紅葉溪·····	三三七
翠池去來·····	三四五

蘆花蕭蕭水悠悠

這是開宜蘭的快車上；人擠得滿滿的。

「請問這個位子有人坐嗎？」

沒有回答；對面的阿巴桑只把她的大腳板挪下去了。我抱着歉意的坐了下來。

這是面對面的兩排座位。對面是她帶的一個流鼻涕的小孩，我旁邊是一位老先生；大家腿碰着腿。

——如果對面的座位調過來一律向前排排坐，大家就都好伸腿了；我想。稍等……我向着她歉意的笑着，更歉意的說：

「妳的座位如果調過來就都好坐了！」

「……」沒有回答。

我的笑容慢慢的萎縮了下來——我是太麻煩人家了。

車繼續轟隆的走着。人繼續的擠來擠去。不知道什麼時候，那一雙赤腳板已攔在我大腿旁邊的座位上——還有韻律的隨着車擺動着。

車繼續轟隆的走着，人繼續的擠來擠去，我仍是繼續心安理得的坐着——天生萬物，你就應該看開一點。

車子到了四脚亭。

「先生……」我順着聲音看過去，斜對面的座位上有一位很富態的中年太太，手裡捧着個花綢布包袱。我笑了一下，向她送出一個探胸的眼光——我拿不定是不是在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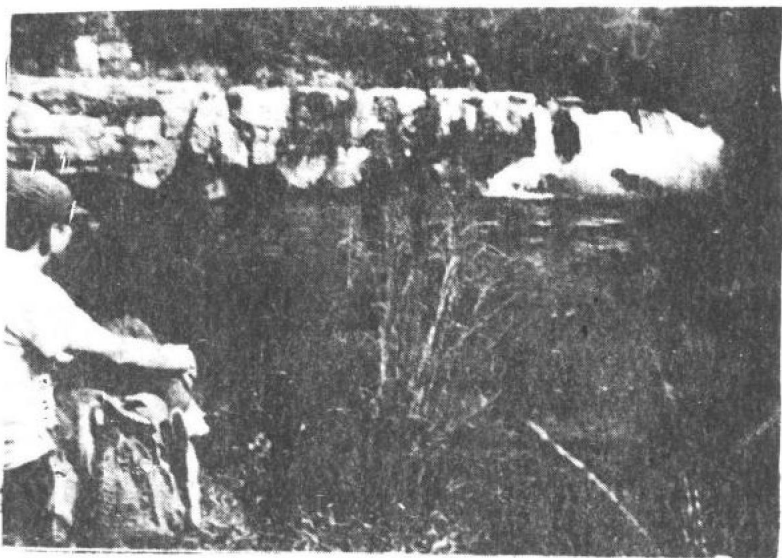
「我快下車了，這個位子換給你坐。」她的頭點着、微笑着；滿懷善心的。到瑞芳時她站起來，再微笑着向我示意。

「謝謝您——」我坐了下來——其實對於赤腳板我倒並不怎麼樣，更多的是不願拂了她的好意。

「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沒有辦法。」臨走時她低低的說。我再笑笑，點點頭。

△

雙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鎮市；它的東邊有九份坑山，北面有竹林山，西邊有芎谷坑山崎嶇的山巒，南面有三方向山綿互下來的西山——這些山都只是三百多公尺的小山，可是都很尖峭挺拔，它們伸出手臂來圍繞着它，所以它的日子過得很寧靜。在這些山腋下，也流出了好幾條溪澗；主要的是北邊的牡丹溪，東邊的柑腳溪，它們在這裡會合成雙溪，經貢寮在福隆出海；另外在芎谷坑山的北側也匯成了一條溪流，彎彎的流到這裡來——這條溪流很小，小得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有了這些溪水的圍繞，所以它的日子也過得很悠閒。種的是有兩條主要的大路——鐵路和北宜的沿海公路通過這裡，給它帶來了不少的喧



蘆花蕭蕭瀑布飛雪的虎豹潭

這幾條道路和溪流排在一起，所以橋也連成了一氣；一出火車站，很快的過了雙溪、平林橋，橫過公路，前面還有一座雙谷橋。不過橋，就在橋頭的那條無名的小溪邊，我隨隨意的找塊石頭坐了下來。

在青山綠水之間，我感到好灑脫——穿着不怕起縐的運動衫和牛仔褲，跳下車壳，走出城市，在山野中就可以隨隨意的坐下來，俯仰着，徜徉著；這就是一種難得的解脫。

△

拿出地圖，我向鄉人探詢着路線——我雖然已有把握知道怎樣走，但還是要聽聽人家的指點。

我笑得很開心的打聽着，他們也很熱心的講解着。

「你要去虎豹潭嗎？前面來的那個人路最熟了，你跟着他走吧。」

這是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人，穿着夾克、長褲和球鞋，揹着一個小小的袋子，個子不高，佈滿風霜的臉上閃着一雙有神的眼珠。

「我住在泰平村，虎豹潭就在我家附近；這一條大路走過去就是了；我們一道走吧。」

「我走得很隨便，有時要看，有時要照相；如果這條路不錯的話，還是我自己走吧！」

「要翻過很多山，也有很多叉路；我沒有什麼事，還是慢慢的一道走好。」

盛情難却——到底是山中人情重。

我們一面走一面絮絮的談着。他是文山林管區一個工作站的工作人員，在山上好多年了，他的工作就是巡查附近的山和山上的樹木。

我也一面看着山和山上的樹，也走過好幾座石板橋，橋下激盪的流着水，水翻着興奮的雪花……我停下來，扳着相機，不想走；

「這太耽擱您的時間了，您是有事的人，還是您先請吧！」

我再三的懇謝着，他才帶着不大放心的樣子走了——他實在不曉得我是一個常在山中獨自走來走去的人。

沒有幾步，轉過山坡，他還在前面半走半停着。我知道他的好意，再不好過分推辭，幾個大步就趕上了——我們相望的笑了一笑，帶着歉意和釋然。

△

路很寬，一邊是溪流、一邊是山坡；溪流越來越小，山坡却越來越陡；溪流盡處，已來到一個小山崗。

過了山崗，路仍是迤邐逶迤的繞向另一個山崗……

向前看：重重疊疊、遠遠近近的都是山；有渾圓的，有尖峭的，有橫成一座屏風的，有聳成一個角錐的。它們雖然那麼多，但沒有兩座是一樣的；它們雖然那麼密，但仍是層次分明——由青翠到蒼鬱，由蒼鬱到靛藍。

回頭向後望：山下是一窩梯田；高低上下，青黃相間，排列得很別致。在田坎間有一塊小坡地，地上有一叢叢的樹，樹下有幾間小村屋，小小的稻場上，似乎有人影依稀。梯田的對面是一列山坡，左下面是山谷的出口。整個看來，正像是一座古羅馬的鬥獸場——但這裡沒有殺戮、沒有血腥，有的只是一片安詳、一片寧靜。

在東邊的遠處，雙溪已看不到了，但偏南角落上綿延的山崗之後，却露出福隆的一角；一片沙灘，一片海水，在輕霧中隱隱約約……再遠處則是雲水迷濛、海天一色了。站在高崗之上，俯仰山海之間，這一片寧靜，這無限迷濛，令人有一種非常悠閒曠達的感覺。

——一個禮拜六天四十四小時，有時是七天五十六小時，儘在寫字枱上與數字、藍圖、計算尺打交道，只有此時才是輕鬆、解脫的一刻。

——數字、藍圖、計算尺就令人厭煩嗎？

——不，那是生活、工作，更是創造和喜悅；下了山崗之後，我會更高興、更熱心的走近寫字枱。

——那麼，山、海，這些大自然的風光景物，似乎是人的一種……一種甚麼，就叫做「生命的源泉」吧？

——是的，最低限度對我如是。我想如果我不能接近這些、享受這些，就會像瓶中花、隼中魚慢慢的

由奄奄一息而枯萎、而乾癟了。

想着，想着，我不自覺的笑了——好高興有這一片小天地。

△

這是一條可以走鐵牛的大路；隨着山坡起伏，路也就繞着圈子轉。行人爲了走近路，所以直上直下的踩出了很多捷徑。捷徑近而陡，我們負擔不重，心情悠閒，所以走來還相當輕鬆；但那些上上下下挑着擔子的人，就大多面紅氣粗，顯得很吃力。

雖然面紅氣粗，大家碰到了還是親切的打着招呼：

「阿伯，等（回）來了……」

「阿婆，來剃頭（玩）啊！」

對於我，大家是閃着奇異的眼光，微笑的點點頭。

他們這一些上上下下的老鄉親中，有一對年青人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第一次看到他們時，他們倆是走在我們前面——，男的穿着新西裝，女的穿着迷你裙，個子都不大，年齡大概是二十三四歲。小姐款款的走着，先生在左右張着小花傘，可以看到他們是在絮絮的說着話，還帶着幾分羞澀。

我們打着招呼，很快的超過他們。轉過山頭，在路邊我們休息了下來。

好一會，他們才跟上來，再點點頭，他們繼續的向前走，仍是款款的，絮絮的。

「他們是剛結婚的吧？」

「是的，結婚還沒有幾天；今天回家。」

「先生是住在這裡嗎？」

「他是泰平村的人，現在在臺北一個橡膠工廠做事。小姐是侯硯人，結了婚一道住在臺北。」

「他們是自己先認識的嗎？」

「是的，是……是自由的……」

「戀愛」這兩個字，這位老一輩的人還是說不順口。

這幾句話描出了很美、很溫馨的一個畫面。

還記得沒有好久，本省的先生太太們出門，還是男前女後，女的提着花包袱，掉得遠遠的。

還記得沒有好久，我還陪着人家去相過親；小姐羞答答的端着茶盤送過來，如果滿意，只要在茶盤內放個紅包就可以了。

而現在却都「自由」了，這自然是一大進步。

在內地，時間要早得多，大概提前了二十年。說起來那真是一場轟轟烈烈有血有淚的大戰爭——我自己就曾身歷其役，打得頭破血流，可以說是篇十萬字也寫不完的故事。如今睹「人」思情，真是一番欣慰，一番辛酸。

不記得是那一位先哲說過：「五四運動最大的收穫，就是『個人』的發現」。

是的，「五四」在政治上、在文學上、在意識形態上都是一座偉大的里程碑——現在是文藝節——，最重要的是個人的覺醒；自此以後，個人的價值才被肯定，個人的尊嚴才被承認。

婚姻自由，只是看得見的一端而已。

休息夠了，起身再走。下了山頭，轉入一條彎彎的山陰小道。一邊是山坡，一邊是高坎，兩邊的樹濃濃密密的；太陽由林蔭中閃閃的灑下來，落在黃土路上，鋪成一片金色的碎碎點點。輕風過去，涼氣沁人，在綠意蔥蘢之中，走得真是輕靈爽快。

繞一個彎，山坡上有一縷小小的泉水潺潺的流下來，匯成一盤清澈，再潺潺的流下去……這一對年青的情人又盤桓在這裡，女的低着頭用手花花的撥着水，男的似乎還在細細的說着話。

我們一笑的又走過去了——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心底正在爲他們深深的祝福。

△

翻過此程最高的一座山頭，就下到了一個相當大的池塘邊。在這裡我們分手了；一謝再謝之後，這位好心的先生分路去查山，我繼續走入山谷。

先在池塘邊轉了半圈。水清靜靜的，可以看到池底柳條似的細細長長的水草，也似乎有魚影綽約——在這樣一處遠離人烟的山坡上，却有這樣大這樣明淨的一個池塘，也是少見。

走下高崗後，地勢就漸漸向下——這也是一條長長的分水嶺，下面就是北勢溪的發源地——一路上行人已少，景況更幽靜。

過一處蒼鬱的松林。

又一處搖移的竹林。

再就是一處更幽深的杉林——